

兔子四部曲续篇及短篇小说集



怀念兔子

Licks of Love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主万 译

you & pain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兔子四部曲续篇及短篇小说集

怀念兔子

Licks of Love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主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兔子:兔子四部曲续篇及短篇小说集/(美)厄
普代克(Updike, J.)著;主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9.7

书名原文:Licks of Love
ISBN 978-7-5327-4686-6

I. 怀... II. ①厄... ②主...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
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4043号

John Updike

LICKS OF LOVE

Copyright © 2000 by John Updik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图字:09-2001-179号

怀念兔子〔美〕约翰·厄普代克/著 主万/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插页 6 字数 254,000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200册

ISBN 978-7-5327-4686-6/I·2715

定价:3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 0571-85155604

一个创作最广义小说的作家

(代译本序)

约翰·厄普代克是当代美国作家中受到近乎所有读者认可的小说家之一。他于1932年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希林顿。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热爱文艺，写过许多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都没有机会出版。厄普代克从小在母亲的熏陶下，决定以绘画和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54年，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获得奖学金去英国牛津拉斯金美术绘画学院学习了一年。1955—1957年，他进入了《纽约人》杂志编辑部工作，同时为该杂志撰稿。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不少抒情诗歌、短篇小说和幽默小品。

从1957年起，厄普代克离开了《纽约人》编辑部，成为一位专业作家。迄今为止，他创作并发表了五十多部作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歌、论文、文艺批评等。他的长篇小说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还获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等。

厄普代克的长、短篇小说，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背景大都给安排在他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城镇上，写的大都是中产阶级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琐碎事务，从中反映出当代美国精神文明的确证与实质。他本人曾经说过：

在全里亥象殿林林帕会并升洋国

我从事创作之初本想当一个幽默作家，但我的天性，或者

说我所处的时代，引导我从事最广义的小说创作，现在我仍然在努力不断扩大我的范围，寻求更大的正确性和彻底性，力图忠实于生活，一方面如实描绘我对世事万物感到的奇异之处，一方面又力求避免目前美国在文学工业中已成为灾害的宣传与商业化的流弊……我认为文学创造形象比表达思想更为重要……^①

据此，读者们可以看到，贯穿在厄普代克作品中的的是对美国当代生活与习俗的平允的观察。他经常要求读者重新考虑一下，当代美国社会上的种种普通成见。我们阅读厄普代克的作品，就是面对美国各个城镇和社区里咖啡馆、快餐店以及网吧内，人们经常议论的那些话题。此外，他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性爱与死亡。

这里翻译介绍的这本小说集原名《爱的插曲》，是厄普代克于2000年11月出版的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它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十二个短篇小说，创作的顺序就是按原书所排列的这样。其中《爱的插曲》最初刊载在《大西洋月刊》上，《奥利弗的成长》是作为一篇快照式小小说发表在《老爷》杂志上的。《五十年代的一些场景》曾单独作为一卷小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其他九篇都曾先后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

厄普代克是当代美国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大师之一。这部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把作者创作的万花筒般的背景与主题全都呈现到了读者的眼前。当然，作者特别喜欢写的不幸婚姻、婚外恋、男女私情、两性关系、性犯罪等美国当代社会的种种现象这里全有所涉及和叙述，如《离我而去的娘儿们》、

^① 见董衡冀、施茂荣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下册，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纽约情人》、《天然色》、《他的全部作品》等。同时，在好几篇里都有一丝他过去的作品中常见的深刻怀旧气息，如写中学老同学们欢聚的《午餐时分》，写一个儿子怀念自己做中学教师父亲的《父亲险些儿受辱记》，写一个中年儿子讲述自己故世母亲一种癖好的《猫》等。这种怀旧气息随着作者本人年事的增高似乎更为明确。有位评论家曾经说，厄普代克作品中的这种怀旧气息常常会使读者认同并回忆起自己生活中的许多往事，而这种打动个人心弦的能力，正是厄普代克使读者深深喜爱阅读他的作品的才能之一。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有两篇小说与其他各篇不同，应该特别提一下。一篇就是标题小说《爱的插曲》。它写的是一位著名的蓝草音乐班卓琴手在冷战中奉派赴当时的苏联作一次亲善友好演出的经历，以及他本人偶然一次意志薄弱的性冲动所造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这篇故事写得生动幽默、富有情趣，的确是一篇精品，值得向读者们特别推荐。另一篇是实际上没有情节的《变形记》。它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个癌症病人对替他做面部整形手术的女大夫的莫明其妙的变态迷恋。从这两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如何“仍然在努力不断扩大”他的写作范围，而他的文笔总是那么简洁精炼、细腻优美，富有诗情画意。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占有一半篇幅的是一部中篇小说《怀念兔子》。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在世界范围内一致被公认为是他杰出的代表作。而“兔子”哈利·安斯特朗也就成了美国近乎家喻户晓的人物之一。作者从1960年发表的《兔子，跑吧》开始，到1990年出版的《兔子歇了》为止，每隔十年发表一部“兔子”作品，中间的两部为1971年出版的《兔子归来》和1981年出版的《兔子富了》。厄普代克从“兔子”哈利·安斯特朗二十六岁初踏入社会开始，写到他的婚姻，他的工作，他遭到的种种挫折，以及他后来在岳父的帮助下，协同推销日商在美生产的丰田牌汽车，终于阔了起来的经过。在第四部《兔子歇了》中，兔子患上了心脏病，最终在佛罗里达州德里昂他的公寓里去世了。

评论家们和广大读者当时读完《兔子歇了》后，普遍深感惋惜，认为作者未免过早地结束了他的可爱的“兔子”哈利·安斯特朗的一生。现在，“兔子”安息了十年以后，竟然通过家人与亲友们的怀念，又回到了我们中来。这就是附在厄普代克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一并出版的这部续篇《怀念兔子》。

在《怀念兔子》中，我们有机会再次见到安斯特朗家族，并回忆起哈利生活中的一系列趣事。我们看到哈利的妻子又结婚了，嫁的就是哈利的朋友罗尼·哈里森，而罗尼去世的妻子塞尔玛，读者们必然记得，曾经和哈利私通了好多年。哈利的儿子纳尔逊这时候已经四十二岁，戒去了吸毒的恶习，和妻子也分居了，独自一人跟着母亲和继父住在老房子里。他在一家精神治疗中心里当一名精神健康顾问。和纳尔逊分居的妻子普露带着儿女，已经回到她的家乡阿克伦。这时候，哈利和妓女鲁丝四十年前生下的一个私生女儿安娜贝尔·拜尔突然出现了。往事于是意想不到地又浮现出来。结果，一顿紧张不安的感恩节晚餐变成了一场政治辩论和刻毒的攻击、侮辱，终于使纳尔逊搬出了老家。尽管厄普代克一面探索沉痛、怨恨与罪恶这片黑暗的领域，一面却把自己特有的对时事的记载（例如，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竞选纽约州参议员一事等）、一个典型的乱哄哄的千禧年大除夕和一个令人惊奇、充满希望的结局也包括在内。因此，对“兔子”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部必读的书。无怪《爱的插曲》在美出版后，初版就印了六万册。

据悉，出书当年六月，厄普代克在阅读本书的校样时，曾经通过电话对责任编辑说：“我几乎感到这仿佛是我写的最后一部小说了。我想尽力把它写好；我正竭尽全力在修改它，使它完善。”负责厄普代克作品的老编辑，七十六岁的朱迪斯·琼斯曾经这么评价《怀念兔子》：“从作者使兔子复活这一层意义来讲，这并不是一部续集。它只是把所有松散的头绪结扎好……厄普代克先生说（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再过十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他想替哈利举行一场体面的葬礼。他还说，写一部二百页上下的中篇小说要比写一部长篇小说合适；再写一部长篇，那对作者未免要求过高了。”

有位评论家对《怀念兔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厄普代克笔下的作品始终没有超过他在享有盛名的四部曲和这篇辉煌、动人的尾声中对安斯特朗家族和他们的牢骚不满的叙述。这部尾声完全可以独立成篇，并可以列入他最为出色的小说之一。”

厄普代克是一位力图忠实于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对当代美国社会不同时期的时尚和五花八门的情况，不论大小，都有所涉及，有好些东西都是译者以往没有接触过而一般辞书上也无法查到的。在翻译本书时，有大量资料都不得不依靠子女们通过英特网查出。当然，这也使译者增加了不少知识，可以说是大有收获。这些就是译完本书后想说的话，不当之处尚祈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主 万
二〇〇二年三月

目 录

怀念兔子	1
离我而去的娘儿们	187
午餐时分	203
纽约情人	217
父亲险些儿受辱记	235
猫	253
奥利弗的成长	279
天然色	283
在冷战中心的爱的插曲	297
他的全部作品	319
说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341
五十年代的一些场景	353
变形记	369

怀念兔子

老门铃的沙沙声打破了那片寂静，詹妮丝·哈里森忙走到前门口去。几十年的铁锈已经使门铃几乎发不出声来，总有一天铃舌会滞住不动，电线会短路或是出现什么其他的毛病，门铃就此全然不响了。每逢詹妮丝说要叫电工来修理时，罗尼总对她说，这件事也列入了他要在家里作出改进的事项的清单上，他会去做的。他喜欢亲自动手干活儿。哈利则赞成找别人来干。

她从被阳光晒得泛色的厨房里走出来，穿过餐厅，进入了前房。髌关节的一阵疼痛，使她的脚步慢了下来。餐厅里的窗帘都放下来了，以免那张东方地毯褪色和那张磨光了的红木桌面逐渐失去原有的光泽。在前房里，灰色长毛绒沙发前放着那张仿鞋匠工作凳，使人经过时不得不绕开走，从而在地毯上走出了一条暗淡的路径。一台棕色的增你智牌大电视机顶上搁着些她母亲的满是灰尘的小摆设，茫然地瞪视着父亲的巴卡躺椅^①一贯放置的地方。如今，他们并不像过去那样坐在这儿，在沙发上看电视了。罗尼喜欢从厨房里的那台索尼牌小电视机上看晚间新闻，边吃边看。至于纳尔逊，他下班回来呆在家里时，有楼上的那台计算机供他消遣。他说计算机比电视机更有意思，因为计算机可以交互感应。但他跟妻子并没有产生多大的交互感应，因此特雷莎一年多以前并没有带着两个孩子迁回俄亥俄州来。纳

尔逊和现在已经十四岁的罗伊经常通电子邮件，大多数都是粗俗的笑话（这年夏天，有一个特别恶劣的笑话是这样的：记得吗，肯尼迪家的人过去每次总是只溺毙一个女人？^②），仿佛电子邮件就相当于在同一所屋子内有一位真正的父亲一样。

就算詹妮丝时常在家或是待在后边园子里，也根本听不见门铃声。她经常在门上发现那些不得不离开的送货人夹在上面的一些通知单，或是没有机会宣传他们商品的推销员留下的一些卡片。她很感激他们这么做，不过这还是让她觉得跟外界隔绝开了；要是有一个她渴望见到的人来按门铃，那怎么办呢？不过她并不知道这会是什么人。她在意的人有那么多都去世了。

这扇她一生大部分时间不断进进出出的沉重的胡桃木正门以及门旁装有阿拉伯式花饰图案的高大的毛玻璃侧窗，整个夏天因为受潮（尽管从不下雨）已经膨胀、粘住。现在，秋季的干燥气候终于来了，它才比较容易给拉开。那姑娘——实际已是一个女人，年龄和纳尔逊差不多——站在前边门廊上，看上去有几分面熟。她生着一张白皙的大脸，大大的蓝眼睛带点乳白色，眼角已经开始显出了一些皱纹。她比詹妮丝稍许高点儿，穿着一件哗叽夏装，胸前和下摆全用棉布收紧起来，显得很合身，外边还罩了一件藏青色的套衫，肩上都打了褶，就像皮尔逊—施拉克房地产公司里的那些边操作崭新的计算机，边摆出一种工作效率很高的神情的年轻女职员。她问道，“是安斯特朗太太吗？”

詹妮丝怔了一怔。“我就是，”她说。“不过我现在的丈夫姓哈里森。”

那姑娘脸红起来。“对不起，这一点我不知道。我刚才没有细想。”姑娘

① 原文为 Barcalounger，系家具公司字号，这里指他们生产的一种可以躺下、旋转、摇晃、滑行的椅子。

② 指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小弟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他有一次开车翻落桥下，其女秘书溺毙。

那双乳白色透蓝的眼睛睁得很大；詹妮丝感到这个陌生人实际上在哆嗦，她的身体在那身精致而文静的衣服里发抖，整个人罩在那个砖砌的柱子支撑着的门廊投下的长方形阴影里，被那张织有“欢迎”字样的门毡给圈了起来。

在她身后，汽车在约瑟夫街上以一种清新、干燥的嗖嗖声驶过。一辆闪亮的红褐色凌志牌新车停在叶子依然青绿的枫树下面有花纹的便道边上。一片浮云在头上飘过，投下的那片阴影几乎令人感到凉飕飕的：这就是新季节的到来给予人的感觉，阴沉沉的天变得更凛冽、更暗淡，蟋蟀在四处囉囉叫着。由于这年夏天严重干旱，树叶很早便变黄了，七叶树的叶子四边全黄得卷曲起来，没有人浇水的前院都成了一片平坦的干草，这是詹妮丝从小就记得的，当你贴近地面而夏天又没完没了时的景象。

“两个月前，我母亲去世了，”那姑娘又开口说话了，同时吸了一口气，使自己镇定下来，不再哆嗦，握着一只有条纹的小钱包的两手放在前面。

“我很替你难过，”詹妮丝说。纳尔逊在工作中一直得应付一些疯疯癫癫的人；他说他们并不可怕。她经常跟一些想买房子或出售房子的人打交道，他们大多数人所会想到的就是多省下点儿或多赚上点儿钱。所以他们也会变得十分激动和丧失理智。

“我一直没有结婚，她是我惟一的亲人。”

这么说，尽管这个人衣着很体面，她却是一个乞丐啰。“我很替你难过，”詹妮丝又说了一遍，音调比较冷漠，“不过我恐怕没法帮助你。”她的手动了一下，想把那扇沉重的门关上。纳尔逊到治疗中心去了；罗尼和一些其他的退休人士到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了，所以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倒不是这姑娘样子很凶暴。但是她人比詹妮丝高，骨骼比她大，呆在那儿对她具有极大的威胁，就仿佛她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后作出了挑衅性的决定，像一个顾客断然同意提出一个比自己出得起的多三万的价格那样。她的眼睛嵌在四方形的眼窝里，因为失眠而浮肿；她的头发像现在流行的那样剪得很短，参差不齐，浅褐色、深褐色和灰白的发丝混合在一起。

“我也认为您没法，”她表示同意。“不过我母亲认为您也许可以。”

“我曾经认识你母亲吗？”

“不，你们从未会过面。但是你们互相都知道有对方存在。”

詹妮丝的确希望纳尔逊当时在场。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否已经精神失常，并给她患的病举出一个名称来——躁狂与抑郁交替症、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精神病。精神病患者看得见事物，听得见声音，可以无意中杀人，随后到了法庭上又显得清白无罪。油漆过的正门留下的一丝缝在她手下作为一个潜在的防御物大声叫唤着，砰地一下把门关上就结束了这次遭遇，可是这姑娘具有的某种愉快、亲切和镇定的神气以及那种忧虑、颤抖的样子使门并没有关上。在东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初秋日子的干燥、温暖气候——孩子们全回到学校去了，午前时分，街上静悄悄的，后院菜圃里种的蔬菜全收获了或留作种子——展现在詹妮丝的脸上，像过去的一种气息；她的来访者是从这同一片地区来的。

“直到她临终，我都照料着她，她不乐意上医院去，医院让她觉得给拘禁起来了，”那个轻松、体贴、微微发抖的嗓音说了下去。

“你母亲正是这么个人，”詹妮丝不顾自身介入，这么说。

“是呀，当然啦，我是护士，这事我会办，按时给她服药，照料她在床上经常翻身，以及这一类事情。只不过给自己的母亲做让人感觉很奇怪。她的身体对我具有所有这种种意义。只要身上有气力，她就不喜欢人家去碰她。尽管她跟有些人可以随随便便，事实上，她对自身的隐私，就连对我，也是三缄其口。她什么事都不乐意告诉我，直到后来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

这姑娘摆脱了紧张不安后，不自觉地跳过了自己要讲的事情的一个阶段。“你说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詹妮丝问。

“噢，我猜——我猜您早先是嫁给我父亲的。”

一辆邮件卡车驶过，就是现在使用的那种前边没有车头的运货汽车，白车身上漆有红蓝两色条纹。邮车以前总像军车那样，是纯绿色的。邮务人员

过去总是男人。现在，他们这儿是一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女郎，蓄着晒得发白的长发，穿着短裤，两条粗壮的、晒黑的腿露在外边。她把邮袋放在一辆三轮手推车上，沿着便道走去。那会儿还没有到她经过的时候，但是在约瑟夫街对面，另一个年轻女人从正对面那所半独立式房屋右手的门廊上走了出来。有好多年，那地方一直住着一对夫妇。在她看来，他们似乎上了岁数、一成不变。后来，他们接受补助，搬到别处生活去了。一对年轻夫妇搬了进来，门廊上放着他们整天为之忙忙碌碌的悬挂植物，音乐声从窗帘里传了出来，轰隆隆地响遍了邻近一带，还有两个小孩，这时候已经上幼儿园去了。

“也许，你该到里边来，”詹妮丝一边说，一边往后退上一步，邀请她进来，尽管容这个早已过去的可耻时期的一个人物到她家里来，既使她厌恶，又使她惊恐。

到了屋里，那姑娘待在光线暗淡的起居室里的那些杂乱的家具中，活像光阴的缓慢“地震”推移到不合适地方的另一件家具。她的胳膊和脸都很白皙，仿佛从未受过夏日太阳的照射。她似乎像哈利过去一贯的样子，与这屋子有点儿不大相称。詹妮丝对于一般身材的人呆在她家里感到较为顺眼，她本人、纳尔逊和罗尼，虽然罗尼（当他从弗吉尼亚州来的时候）身材也很高大，还有朱蒂和罗伊。朱蒂和罗伊住在这儿的时候，他们的音乐、游戏和手足相争占去了不少空间。尽管一个是姑娘，另一个是小子，两人之间又相差四岁多，情况本不会像可能的那么糟的。

“你要喝杯咖啡吗？”詹妮丝问。“或者喝杯茶——我先生现在就喝茶，因为他血压高。我现在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不喝，说实话——我的胃眼下随便什么都接受不了。我对自己该说的话想了很长时间，结果一下子全给说倒了。我的名字叫安娜贝尔·拜尔。”

詹妮丝听惯了“买主”^①这个词。对所有的销售者而言，总有一个买主。

^① 安娜贝尔姓拜尔(Byer)，与英文“买主”(buyer)读音相同，所以这么说。

“我刚说过，我是单身。明年，我就四十岁啦。我是一名有实际经验的护士，在圣乔医院^①工作了十三年。最近这五年，我一直在病人家里做护理工作，就是那些需要找一个领有许可证、有实际经验的护士的病人，尽管出得起钱的这种病人人数一年年在减少，因为老年保健医疗制度^②收紧了国家承担的费用。”

“你请坐下说，”詹妮丝这么说，以便缩小这个突然闯来的人光芒四射、令人不安的大身板儿。那姑娘在沙发上坐下来。与其他人一样，她向下陷得比自己料想的还要深，她的光膝盖粲然地向上突出。她急忙用力拉了几下自己的裙子，不让大腿过多地暴露出来。詹妮丝在那张绿色的翼状靠背扶手椅上坐下，椅子的两边扶手上都铺有装饰性的垫子。詹妮丝把两手指交叉起来，手心向上，搁在膝盖上，像她母亲过去常做的那样，开始倾听——倘若她心房的怦怦跳动使她可以听进去的话。她心里这时正不住地盘算着，不知这姑娘这样天真无知、令人讨厌地强行闯进来会怎样影响到她的生活，妨碍到她的安宁。由于罗尼和哈利相比，为人十分稳重，所以她如今享受到了安宁。

“我母亲因为我没有结婚，感到很烦心，”安娜贝尔用自在下来的噪音告诉詹妮丝，她很快就无拘无束了，比詹妮丝原以为的要快。“她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她的过失，使我不相信男人、性或是别的什么，都是出于她本人的经历。我总对她说，这么说是毫无意义的。爸爸，我唤他爸爸，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六岁，可我还是带着这种优良的男性形象成长起来。就连在我十一二岁时，他还总把我扔起又接住，还教我开拖拉机，以及一个孩子做了能够去帮助经营一片农场的不论什么其他的活儿——摘苹果和草莓、饲养小鸡、使劲儿打矮树丛和毛茛，不让它们乱长。我们甚至一

① 圣乔医院(St. Joe's)即圣约瑟医院(St. Joseph's)，“Joe”是“Joseph”的昵称。

② 指美国为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设置的医疗费减免制度。